大學衍義

一

共十

校勘精詳

大學衍義

平江陸潁題

光緒辛丑冬月
上海書局石印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寍皇之初入侍

經帷又嘗以此書進

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

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
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嚮背之由曰田里休戚之實崇敬畏戒逸
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
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先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其目二事無
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
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論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
奪之失宜監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
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
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
所得惟此秘之巾笥以俟時而
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
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尚書省劄子

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眞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繇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葢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

有成王之緝熙光明

即位以來無一日不

親近儒生無一日不

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淸燕之覽悤悤去

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

君憂

國之念雖在畎畒未嘗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所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

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
議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
對冒昧以
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念愛
君之篤
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睿旨許臣投
進而
陛下於機政之暇
講讀之餘
賜以
覽觀其於
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
進止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
新除權戸部眞尙書
端平元年九月十五日

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準九月十五日
尙書省劄子爲臣具
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
聖旨令疾速投
進者伏以汗竹雖勤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謾承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
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
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修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
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
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
念將開廣於
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
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
堯朝豈魑魅能逃於
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
九重之戀旣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
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劉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
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
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裨補玆蓋恭遇
皇帝陛下乾旋坤轉

日就月將
於緝熙單厥心
基命遹隆於成后
念終始典于學
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
期貫於精粗適萃成編冒塵
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瀆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帙用黃羅
夾複封全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大學衍義目錄

卷之四十三
齊家之要四

大學衍義卷一

帝王爲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 典者常也）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粤越通用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曰放勳（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思去聲）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以用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睦和輯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安無所勉強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強爲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乎如歲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凡民局於氣稟蔽於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爲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於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

學之宗祖歟

臯陶謨（亦虞書篇名臯陶舜之臣謨其所陳之謀也）曰愼厥身脩思永（愼敬謹也厥其也永長也）惇敘九族（惇厚也敘次也）庶明勵翼（庶明謂衆賢也勵勉也翼輔也）邇可遠在茲（邇近也可遠謂可推而及遠也茲此也）

臣按臯陶爲帝陳謨未及他事而首以謹脩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爲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謹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脩身之道備於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敘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伊尹作伊訓（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聖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曰今王嗣厥德（嗣繼也今王指太甲謂繼成湯之德也）罔不在初（初謂初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於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苟無其本而逆施焉則其愛爲悖德其敬爲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于兄弟以至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於此而其效自形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躬儉節用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仁厚王姬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illegible]矣視堯典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易周易家人卦名彖曰辭孔子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尊也君長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亦孔子辭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卦體離下巽上離火也巽風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內卦之中女正位乎內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凡梱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內凡梱內之事屬焉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之家所繫爲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古者於男女內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爲之哉天陽爲健主生覆於上地陰爲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剛健爲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爲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肅爲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

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內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爲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先修其身一言一動懔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合彖象而觀則家爲天下之本身又爲家之本蓋斷斷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禮記篇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平聲)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中庸(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也子思名伋曾子之門人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經者經緯之經)曰脩身也尊賢也(尊猶敬也)親親也(上親字謂親睦之也下親字宗族內外之稱)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體言體卹之如其身也)子庶民也(庶衆也言以子視其民)來百工也(來如招來之來)柔遠人也(柔謂撫柔之柔)懷諸侯也(懷猶念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

諸父昆弟不怨（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兄也）敬大臣則不眩（眩惑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既讀曰餼）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一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朱熹曰脩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

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供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齊桓公封衞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蕃衞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

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爲虛文矣

臣按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耶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爲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爲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也邇近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

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與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況）請問爲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民之原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況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爲之喻如此亦有旨哉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以賢良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也（奸犯）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大儒著法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爲循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貫萬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物治遠不在邇乎

周惇頤（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爲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微指）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

有則家之謂也（則猶準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端正也誠實也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之屬和猶睦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而異意故為睽乖之象）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反也）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无妄復亦二卦名）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賢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故也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旣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閒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則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於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惇頤之言淵乎旨哉

大學衍義卷一

大學衍義卷之二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大禹謨（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謨）帝曰來禹（此舜命禹之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欲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說最爲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今即人主一身言之宮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裁制則物欲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爲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御之知淫聲美色爲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汨喪則理義日充其去堯舜不遠矣然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

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俞然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丕大也徯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爲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懷謂歸之）志自滿九族乃離（志者心之所存也滿驕盈也離離散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裁也）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

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爲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己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爲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己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與反是則危亾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於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一己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與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誥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協合也）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動無非凶矣易以日新

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爲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爲主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于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他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爲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爲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於他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甯之意如此爲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公作此以告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安定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卽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卽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爲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夫政事之脩廢由用人之得失爲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心者是

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皐陶謨不曰慎脩厥身而曰慎厥身脩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也言治天下之大法）惟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義不臣周故仍稱祀）王訪于箕子（箕子殷父師而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歎辭）惟天陰騭下民（陰默也騭升也）相協厥居（相助也協合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敘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鯀禹之父也陻塞也汩亂也陳列也）帝乃震怒（帝即天也主宰之謂震動也）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也疇類也斁敗也）鯀則殛死（鯀治水九載功用弗成舜殛之于羽山而死）禹乃嗣興（禹鯀之子也舜舉之代鯀嗣繼興起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亦與也）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其流行於天地之間故曰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協合也以人占天欲其協合也）次五曰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於上使人望而從之故曰建用）次六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故曰乂用）次七曰明用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所以稽決疑惑故曰明用）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徵驗也念謂念念在此）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者所好者善也考終命考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疾與憂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六極之極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彝倫之敘訪於亾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為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默騭之於善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次敘焉此所以問於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汩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汩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

鯀以殛死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厤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强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使顓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乂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

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爲萬世蓍龜也

禮踐阼篇（大戴禮篇名）武王踐阼三日（阼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即太公望）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劍弓矛爲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亾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攷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不如上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於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而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無非學也願治之主誠即其全書而熟復之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胸中彊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書之於篇以見學之有本云

大學衍義卷之三

帝王爲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傳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之爲相作說命三篇）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我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遯隱也徂往也河亳皆地名暨及也罔無也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邁行也乃汝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克能也永長也）匪說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事也敏速也）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其也躬身也）惟斆學半（斆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罔覺（罔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永無愆（永長也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式用也克能也欽敬也承奉也）旁招俊乂（旁廣也俊賢也乂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庶衆也位職也）

臣按高宗之爲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脩輔無以進其德汝交脩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爲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爲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

卷之三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九

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於己也學必自得然後爲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爲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於是又言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脩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於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脩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斆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脩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爲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爲法成湯既盛矣德猶恐其有愆過必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畢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 羣臣進戒成王之詩 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就成也將進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 緝續也熙廣也 佛時仔肩 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肩負也 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爲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

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羣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於羣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爲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脩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寛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

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宰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荊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皐陶伊尹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禮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蔕固難于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至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寃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臥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義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為之前席其必深有感於心矣惜史氏

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神宰我問鬼神其他門人高弟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愧於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於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而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

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語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劉三策之言尤切者著於此以見武帝雖有志於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爲樸學弗好旣失之矣及聞寬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旣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邪夫詩三百以關雎爲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衞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譏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鬱於大道（鬱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也究竟也）

孝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

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爲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爲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于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爲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濶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竊見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淸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爲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於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爲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眞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幷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爲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叙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大學衍義卷三終

大學衍義卷之四

帝王爲學之本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愧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不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更謂者老更事）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謂十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

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爲貴也曰御衆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旣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旣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爲太子也受學於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史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知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况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

唐太宗身屬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旣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

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經幃 邇英 崇政延訪從 夜直 禁中不時 召對所以緝熙 聖學開廣

睿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輳於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與

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摹與我

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好諛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修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奸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奸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穽閨門之內旣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顚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錄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愼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眞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

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眞之蠱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于學而所以講明啟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戒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愼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奬忠直曰脩德政曰諫畋獵曰錄勳賢分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為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疏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幛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為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為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敘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帝王爲學之本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音忖)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魏武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爲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爲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僇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傲然自衒謂莫己若識度如此其爲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爲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偏遠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謂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君皆所當聞然一日萬幾無徧讀博通之理苟顓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主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於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收攬於君子小人之分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匪人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赧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爲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千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其間喜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詞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恥爲之況人主乎賦猶無用況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爲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進之階況它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奸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爲來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羣臣酣歌自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艸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爲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勑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宮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況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因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大學衍義卷之四 終

大學衍義卷之五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也上帝卽天也降下也）若有恆性（若順也恆常也）克綏厥猷惟后（克能也綏安也厥其也猷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葢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爲善臣謂衷卽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强教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卽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卽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詩烝民（尹吉甫作此美宣王也）曰天生烝民（烝衆也）有物有則（則法也）民之秉彝（秉執也彝常也）好是懿德（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葢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

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彜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卽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孔子所作)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始也)亨者嘉之會也(亨通也嘉美也)利者義之和也(利宜也)貞者事之幹也(貞正也固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在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天德之自然也又曰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乾四德元最重貞次之非元無以生非貞無以終非終無禮使物各得其所利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耶然天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利貞是收斂故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襍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卽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卽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

義卽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實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卽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固所以爲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于外而智藏于中也人之與天其果二乎哉而況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旣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强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閒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

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得之以爲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爲義智而土則二氣之沖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敦頤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統於其間葢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葢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淸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于彼惟聖人之心淸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葢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為教明矣然亦未始外乎人之得乎天而強為之也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卽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卽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為教者孰眞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成覸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淵孔子弟子名回）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說命之辭瞑眩猶昏憒也藥攻疾故昏憒而後愈瘳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也又曰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成覸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說也又曰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廣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熹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

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內結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非知其惡而以為非）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眞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眞實無妄故信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撙節之理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所謂情也四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

門庭葢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葢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葢天地造化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流行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旣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于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襍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發見之眞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眞心也賦形爲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眞耳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乃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葢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

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爲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矣苟爲不然天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息而方達者隨壅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不足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丕冒海隅而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之心或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此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已耳此章之要在於識本心之正加推廣之功至於保四海則自然之效驗也四端之論雖首倡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熹而大明惟

聖明優游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孟子名不害弟子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杞柳二木名桮棬飲器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戕伐也賊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率猶驅也)

臣按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爲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于理之甚耶夫仁義卽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卽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卽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

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顙額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于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孟子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武謂周之文王武王）幽厲興則民好暴（幽厲謂周之幽王厲王）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象舜之弟堯之臣也）以瞽瞍為父而有舜（瞽瞍舜之父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微子比干皆紂叔父又為之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算數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夷與彝通）

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又曰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爲非而設二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辨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兆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爲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于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君之弟）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

勝（勝堪也匹鴨也鴨之雛也）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一百二十斤為鈞百鈞一萬二千斤）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曹交是時亦在鄒）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臣按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謙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為堯舜獨患其不為耳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苟能為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強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為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天實為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理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為故陷于不弟之罪以是而思則凡理之當為者無不可為其善不善之分獨在於為不為耳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為堯舜者能盡此性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之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為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為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眞隨處發露師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性為不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卽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卽所謂義然則仁義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屢言之其爲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

或謂以此爲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爲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爲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爲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卿弟子）剗滅先王之禮敎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

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値之氣不同或淸而純或濁而襍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柰何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敎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敎也敎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己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

者也以人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繫其說如此惟

聖明詳玩之

大學衍義卷之五　終

大學衍義卷之六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一（兼言五者大倫）

大學（禮記篇名）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

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物猶事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爲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慢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爲徒愛弟能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爲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葢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爲盡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爲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錄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名司徒掌教之官）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者之人倫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强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也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網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欲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卽三綱而言之君爲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爲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爲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爲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爲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爲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通言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饑饉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人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爲之懽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興蓋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眞百世之蓍龜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察著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亦明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它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先可謂全矣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所與我者也五常萬

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嫚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卽是而觀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地之道其妙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揜卽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旣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旣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功爲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以上專言天子之孝

易蠱卦名初六陰畫初爻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蟲之食皿有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也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元宗憲宗始初淸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爲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

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子曰無違樊遲御樊遲孔子弟子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爲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出告而反面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此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然禮之所得爲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爲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閒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爲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爲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哉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媿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

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阪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儆之矣爲人主者儻能體孔子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爲孝者子游聖門高弟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爲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禮記亦曰養可能也敬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謂父兄先己而生也）曾是以爲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顏色爲難至於服勞能養特其末耳蓋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爲人子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如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僞爲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載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子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概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能爲孝乎

臣按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熟字）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它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爲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謹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爲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爲容儀）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爲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絕期故曰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爲文公然友其傅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也疏麤也麤

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此謂文公也）吾它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宰六官之長君薨不聽政以冢宰攝國事）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作中庸亦謂自期而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為知禮何邪蓋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為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皤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泥於羣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爲父在能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輕於茹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爲而發爲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上之所爲旣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僾然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

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懔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疏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也（盈滿）洞洞屬屬然（洞洞空無它念也屬屬者相續連也）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益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為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為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祏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冰之言禮記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以其時則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邪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疏忌同姓七公子死於杜漢武以一馬與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為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敘天理人倫之正一

大學衍義卷之六終

大學衍義卷之七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帝王事親之孝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在下謂舜卑賤也虞氏舜名父頑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瞽瞍後妻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傲象舜後母弟名傲慢不友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乂治也姦惡也○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烝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為譬其意以謂甑之炊也火然于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歷山名舜微時所耕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旻閔也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祗載見瞽瞍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齋慄齋莊敬也慄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栗之貌瞽瞍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厎致也豫順也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厎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君子弒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艾美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心熱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己之大罪而不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歷三代為諸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植也培養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雷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絕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太王王季之父王季文王之父）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有天下也）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謂老武王有天下時已老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后稷公劉之屬）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祖宗之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刀天球之屬）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薦其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太王實始翦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

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說與脫同）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閒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眞萬世帝王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爲世子之記焉漢文帝之爲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資之美故能庶幾盛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母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帝父也）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力勤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

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illegible]之恥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哆音侈又昌哆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父之[illegible]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耻僅足以贖前[illegible]而已況其父子昆弟之間慚德爲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揜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等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媚以逢迎之其得爲名臣乎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眞誠至今讀者猶爲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爲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監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上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久事上皇)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游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旣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爲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歡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妻爲讒間而迫遷之謀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

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純乾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爲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有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於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徊徨顧慮欲爲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卻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二

大學衍義卷之七 終